

拖著沉重的行李箱從高鐵車廂裏出來，月台刺眼的光線白晃晃地直射進瞳孔，我不由得眯上了眼睛。可能是舟車勞頓的緣故，胃裏的液體翻江倒海，我隨意找了張長椅坐下，開始環顧四周。原來我離開這片土地已有五年之久，久得曾經熟悉的車站使我感到陌生。恍惚間，我仿如蘇軾在赤壁遙想舊事一般。「全都變了……隨著時代的洪流。」我感慨低迴。

倏地，不遠處傳來一陣小女孩的哭聲。「哭什麼呀？放心吧，爸爸每天都可以跟你打視頻通話。」「我不要！爸爸不要走……」頃刻，和熙的日光透過罅隙照射在我隔壁冰冷的等候座，空氣裏的塵埃浮沉，我懷揣著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的哀愁呆呆望著那對父女，昔日的畫面與眼前重疊，如煙往事從回憶深處飄了出來……

「爸爸，你什麼時候回來？」我依依不捨地拉著爸爸被機器勾爛的衣角詢問。「乖女，很快的。你要聽媽媽的話。」「那我每天過來這裏等你！」我無賴地撒嬌，只希望能得到爸爸的準確答覆。說不清是因為想要得到爸爸的陪伴，或是爸爸每次帶回來印有白雪公主圖案的精美文具。在爸爸媽媽耳語片刻後，那輛長長的大巴便載走了他。

後來，我每天放學後便跑去車站寫作業，那時天真無邪的我不太懂大廳裏的陌生人，為何會對著即將啟動的旅遊巴士一邊揮手一邊小聲哽咽，也不解他們為何聚集在下車站欣喜雀躍，更不明白為何兩人拿著一沓皺皺的現金推搡。我只知道車站裏的廣播聲無情催趕每個即將要走的遊子，也宣告著每個家庭的重聚。

在那樣的千禧時代，櫃檯的售票員、紙質的車票、大門外的三輪車與摩托車充斥在泛黃的童年裏，那時不算破舊的車站便成為了我等候父親與消磨時間的好去處。

時光太窄，指縫太寬，不經意溜走了許多個夜晚。繁重的學業壓力迫使我不再流連忘返於車站裏，在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考試中，依靠著夙夜的努力，終於如願以償。那天我在蟬鳴聲蔓延不絕的酷夏裏，考上了外省一間不錯的大學。

當我再次回到車站，我便成了那個背井離鄉之人，拖著紅白藍袋，裏面裝滿了衣物和生活用品，背著沉重的行囊坐上那輛遠離故鄉的大巴，正如先前爸爸那樣。或許是我太過匆忙稚嫩，忽視了父母皺紋的那滴渾濁的淚；或許是我太過期盼，忽視了父母偷偷塞下的幾百塊錢跟包裝食材；或許是我太過大意，忽視了要向父母承諾自己會照顧好自己，別讓他們日夜掛念擔心。

看著窗外景色晃動，我愣愣地想人這一生是不是要經歷很多次生離死別，才能悟出當中的真諦。

驀地，我想起朱自清的那篇《背影》，父親那笨拙又蹣跚的身軀，執意橫越軌道要買朱紅的橘子給即將要遠行的兒子，也是因為那無聲又沉重的父愛，擔憂兒子難以照顧好自己。那我的父母呢？那一句句叮囑和濕潤的眼眶也是不捨與愛切的緣由吧！

到站後，不遠處的叫賣聲吸引了我的注意力。「過來看看囉！又新鮮又好吃的包子！一個兩塊錢。」我被那縈繞車站的香味牽引過去。「叔叔我要一個韭菜包子。」「好嘞！孩子你一個人嗎？來這邊上學？」「對啊。」「叔叔這包子好好吃啊。」「當然啦，我在這裏賣了十幾年，為的就是希望外地人到我們這兒能感受到溫暖，不那麼容易感到孤獨徬徨呢！」我看著愈來愈多人的車站，手上捧著熱乎乎的白包子，心房的冰錐也在慢慢融化。這時我方才意識到車站也是一幀城市的明信片，給每一個異鄉人帶來溫暖正面的形象和力量。

時光荏苒，我完成五年大學課程，準備回到老家工作。再一次佇立在舊時車站裏，同一片土地，卻物非人非，我不禁感嘆時代的變遷。科技的飛速進步不再需要人手售票檢票，改為一台台的人工智能，先進的機器像一層隔膜，人與人之間的聯繫變得脆弱不堪，小時候所見的景象也隨著時代的潮水消逝，不復存在。

從前車馬很慢，一生只夠愛一個人。因此無論是情侶分別，又或者是家庭變動都會使情感深厚的人們留下一滴不捨的淚水。而現在手機的短訊和視頻通話都令人們的哀傷情感被沖淡，也不會珍惜短暫的相處時光。不僅僅是麻木了感覺，更多的是傳統職業的沒落。車站裏不再是熱情人們的叫賣聲，取而代之的是模式化的便利店，琳瑯滿目的商品都比不上那一個人手製作，帶有手心溫暖的韭菜包子。齊全的車站設備唯獨缺了那一份濃厚的、連結人心的感情。

「小姑娘！你不舒服嗎？」一聲宏亮的聲音打斷了我漫長的回憶。「陳伯？」「是你啊！回來啦？這個車站兩年前就進行改建囉！」「你現在在這裏做巡邏保安嗎？」「對啊，也沒機會開長途巴士了。」我跟隨陳伯的腳步走出大廳，川流不息的車輛和新穎的車站給我帶來不少衝擊感。「時代變啦！」陳伯說。

人們常說：「人生就如車站，到站了便下車。」可能是吧，社會也是。永遠不會如初，一直都在變化。每一個車站串連起我們的人生歷程，見證了年齡段的蛻變和心智的成熟，人群像被海水裹挾的小沙粒，一次次的浪起浪退將我們無情沖散，而我們能做的便是將這些回憶烙印在心裏，保持那一份鮮活的情感，以此與時間匹敵。

**評語：對比鮮明，描寫細緻，**